

牛津：“久遠的往昔”

——書臺牛津消暑記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倫敦

英倫六月是愜意的初夏。倫敦郊外，時見初夏使者雲雀從草甸尖厲歡叫着衝向晴空。對大自然而言，這是葉與花的時節。稍後的七月進入盛夏，盛夏會驚雷暴雨不斷。除了雛菊、原生蘭花和罌粟怒放外，盛夏主要預留給了果實和種子。自然生命的展現和積澱便在初夏和盛夏之間沉穩輪換着角色。

此時，通往倫敦西北五十英里之外牛津的沿路景致正展露着初夏的尾巴：樹與灌木的葉子出落得飽滿；一片片田野黃綠交錯，田野上點綴着白色的羊、黑色的馬或棕色的牛；微風中，倫敦伸向牛津的夏天，攜叢叢藍色的勿忘我或粉色白色的野玫瑰或黃色的金鳳花，絮語般延展在我來不及疲倦的眼前。

伴着英倫顏色鮮明的夏季韻律，我急切行進的視野裏，古老歷史的景象已迫不及待疊加在車窗外飛駛的現實的景片上。

大文人、辭書編纂家約翰遜的牛津。詩人雪萊的牛津。主教紐曼的牛津。小說家、劇作家王

爾德的牛津。《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作者卡羅爾和故事真實主人公小愛麗絲的牛津。《指環王》作者托爾金的牛津。《納尼亞傳奇》作者路易斯的牛津。《威尼斯的石頭》《近代畫家》作者拉斯金的牛津。《布萊頓棒棒糖》《問題的核心》作者格林的牛津。《獻給愛麗絲的輓歌》主人公，小說家、哲學家愛麗絲·默多克的牛津。

牛津，一個天才的光芒世代不熄的地方。

牛津，我知道，你的胸懷常常大開：莎士比亞數次駐足過；伊拉斯謨執教過；霍布斯和洛克在此種下哲思的種子；艾略特、葉芝和奧登在此釀製詩的靈感的瓊漿。

牛津，我知道，你的眉頭有時緊鎖：尚未揚名的史家吉本，皈依羅馬天主教後，迫於壓力，不得不憤憤離開；“情色旅人”、《一千零一夜》譯註者理查·伯頓求學時，冒犯校規遭除名後，駕馬車碾過三一學院的花壇，一邊向路邊驚愕的女子送着飛吻，一邊毫無悔意地駛過“高街”(High Street)揚長而去。

牛津，我當然知道，《智慧七柱》的作者、“阿拉伯的勞倫斯”辭世後，他母親為兒子立的墓碑上，僅僅選擇刻下“牛津全靈學院院士”(Fellow of All Souls College, Oxford)這幾個字，作為其一生惟一傲世的成就。

牛津，從十二世紀蒙默思的傑佛瑞寫出《不列顛諸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算起，八百多個初夏過去，盛夏過去，你也就浸在光陰的耐心裏，一步步等於了歷史等於了哲學等於了文學。

牛津，二〇一五年六月，自然生命從展現開始邁向積澱的這個夏天，我要躲進你繁茂沁涼的歷史、文字、詩思的濃蔭裏，洗滌洗滌落滿塵世之灰的心，為精神的秋天和冬天存儲幾枚耐啃的果實。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牛津

雨駐放晴。陰涼。途中小鎮休息一晚，午後抵牛津。入住牛津大學中心區的哈里斯·曼徹斯特學院(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神父、牛津大學執行副校長、哈里斯·曼徹斯特學院院長 Ralph Waller 博士在學院庭院中迎接。寒暄後，邀請上辦公樓頂樓天台一睹牛津全貌。Waller 先生讓我們在門廳稍候，自己拿起一把哈利·波特式長柄掃帚，說樓內通向天台窄得僅容一人的螺旋石梯久未迎賓，要先開路掃掃蛛網。令人感佩。

登上天台。涼風習習，極目處，背襯藍天白雲，土黃色基調烘托下，垛牆、風化的暗黑色樓

頂、鐘樓、穹窿和各式各樣的尖塔一下子把人帶進古老迷離的幻境。當年懵懵懂懂讀十九世紀牛津詩人、文化評論家馬修·阿諾德描述牛津的句子，才清晰找到它們棲身的“現實文本”：“那座到處可見夢幻尖塔的城”（city of dreaming spires）；“那個安頓無望者的家”（home of lost causes）。

下午三時，庭院中，Waller 先生室外下午茶招待。綠茵草坪竟無蚊蠅騷擾，甚奇。晚六時四十五分學院餐廳 Arlosh Hall 正裝晚餐。吊燈、掛滿三面牆的學院名流肖像油畫和木桌上靜靜燃燒的蠟燭營造着學術意味的溫馨。長條木桌兩側學友兩兩隔桌相對。院長 Waller 博士搖鈴，餐前禱告，眾人入席後致簡短幽默歡迎辭，謂本院雖年輕，依遷入時間一八八九年排序，在牛津四十所學院中列於隊尾；學生人數最少，因只招收二十一歲以上的“成熟學生”，本科加研究生共兩百人；本院大廚在全牛津卻數一數二，會控牢眾人的味蕾；學院庭院空氣奇佳，發現氧氣的 Joseph Priestley 乃本院最早一批教員，雖說那時本院還未從曼徹斯特正式遷入牛津。

住學院內小招待所。一臥一衛，面積十平米左右。室內簡樸。光線充足。單人木床二張，小木書桌一張，轉椅一把。沒有空調。沒有電話線。鋪着灰色地毯的小小空間卻有冬天用的燒柴

壁爐。簡單中帶着奢侈。壁爐兩側牆內嵌有空着的數層放書格。不折不扣，真是讀書人與世隔絕的棲身家園。

睡前，拿出《伊利亞隨筆（初編末編）及未輯文合集》（*The Essays of Elia and Eliana*）。昨日途經倫敦郊外小鎮書店以六英鎊購得。倫敦：George Bell & Sons 一九〇三年初版。小開本。棗紅色摩洛哥皮精裝，書封書脊書底燙金。書頁頂口底三邊刷大理石紋。正文四八四頁。扉頁印芬登蝕刻的瓦格曼鋼筆繪蘭姆正面大半身像。極傳神。蘭姆身着大翻領西裝，一頭蓬亂卷髮，滿是胡渣的嶙峋臉上，一雙眼睛憂鬱地看着前方。此版自稱是第一部“蘭姆本人刪改之文的復原版”。仔細比照正文與文間括弧中復原補足的作者刪去的文字語句，蘭姆彷彿就坐在面前，一提筆躊躇，再提筆斟酌，靜默裏露出散文大家筆底運思功力的大秘密。我皮藏的六七種蘭姆散文書信全集，《伊利亞隨筆》別集中，這是個有趣的版本。品讀“牛津度假記”（*Oxford in the Vacation*）。

久遠的往昔，你神奇的魔力究竟為何物？它一無所是，卻又無所不是！你在的時候，並不是甚麼往昔。那時，你一無所是，因為在你之前還有（你稱之為的）更久遠的往昔。回望它時你

帶着盲目的崇拜。你自己看看自己，卻覺着不過是乏味稚嫩的“現在”！……那強健的未來，為甚麼無所不是卻又一無所是！而那逝去的過往，為甚麼一無所是卻又無所不是！

蘭姆，這就是你苦思冥想的牛津迷人的魔力嗎？今夜，跟隨着你，我已經從牛津的“現在”開始踏入牛津那“久遠的往昔”。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牛津

晨八時早餐。七時五十分許，學友數人在餐廳門旁花叢前閒聊等待。黑色鐵箍木門緊閉，似仍在睡夢裏。八時整，院內鐘樓報時鐘聲響起，剎那間大門準時打開。腦中浮現出《大衛·考波菲爾》開篇的描摹：“時鐘當……當……敲起來時，我正呱呱墜地。”嚴謹守時得一絲不苟，肅然起敬。九時十五分IT部門技術員介紹牛津大校區局域網使用細節。領牛津主圖書館入門卡。十時三十分，茶歇。步出學院東側門，左拐，散步至東向正門對面的“喬伊特小徑”(Jowett Walk)。這條小徑以十九世紀牛津古典學、神學名家本傑明·喬伊特(Benjamin Jowett)命名。終身未娶並極大影響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刻板性道德觀的喬伊特傾十年之久嚴謹勞作翻譯了

柏拉圖全部的《對話》。《柏拉圖對話集》(*The Dialogues of Plato*)，蘭登書屋一九三七年初版(喬氏此譯作，麥克米倫一八九二年初版，牛津大學一九二〇年重版並修訂，蘭登書屋版使用的是牛津第三版即最後修訂版)，哈佛大學教授 Raphael Demos 作序，正文、邊註加索引共一八一八頁厚厚兩大卷學問和心血之作，是柏拉圖英譯史上劃時代的豐碑，是我皮藏的另外兩套二十世紀多人英文全譯本外常常翻讀的心愛之冊。兩套多人全譯本分別是：Edith Hamilton 和 Huntington Cairns 編輯，普林斯頓一九六一年初版，一九六三年修訂二版的《柏拉圖對話合集》(*The Collected Dialogues*)；John M. Cooper 和 D. S. Hutchinson 編輯，Hackett 一九九七年初版的《柏拉圖：著述全編》(*Plato: Complete Works*)。

樹蔭下，走在短短的小徑上，我悄悄對喬伊特先生說出了我心存許久的感念。無論新的學術史如何重新評價他的研究和譯作，對我而言，他永遠是第一個通過柏拉圖將我帶上思索真理的人生小徑的可信嚮導，一位和藹、耐心、博學、睿智，雖然刻板得有些倔強的學術大師。

學院午餐後，逛東西向主街寬街(Broad Street)上已有一百三十六年經營歷史的著名學術書店“布萊克維爾”(Blackwell/Blackwell's)。書

店第三層一半的空間闢給了“珍本部”。這裏真是一個書蠹消暑的聖地。幾十個沿牆依勢排列開的高玻璃門書櫥內，一部部難覓的精品孤傲地棲息在那兒，挑戰着巡視者的品味和決心。滴水未進，流連四個多小時後，選購書十一種，品相極佳，均是我海外獵書三十年來，要麼無緣見到，要麼因品相不佳等原因遺憾放過的。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此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年佛羅倫斯的 Tipografia Giuntina 印製，非公開發行的初版。此版印一千冊。此冊編號二七。書名頁前的扉頁，編號下方有作者勞倫斯的簽名。正文三六五頁。毛邊，部分書頁未裁。原桑椹色紙板精裝。書封正中印黑色“勞倫斯鳳凰”標識。書脊上方貼長方形暗白色粗紙標籤，以黑色字印書名及作者名。原裝奶油色無圖案書衣。前一藏家 Brian Fenwick Smith 特製深褐色布包硬紙板蚌殼式書匣，匣盒翻蓋兒的內裏貼藏者書票一張。此書未刪節版正式在英國出版，要等到一九六〇年倫敦法院陪審團十二名陪審員一致裁定企鵝出版社出版此書無罪之後。

Virginia Woolf, *The Common Reader*, The Hogarth Press, 1925。初版，印一千二百五十冊。正文三〇五頁。原四分之一灰布包紙板精裝。

Vanessa Bell 棕綠雙色花瓶裝飾封面。灰布書脊自上而下以黑色印書名、作者名及出版社名。《普通讀者》兩編中，此初編的英國初版極為難得。此版幾年前曾在美國入藏一冊。紐約的 Harcourt, Brace & Co. 於同年推出了美國初版。與英國初版只印了圖案的紙板硬封略有不同的是，美國初版在未印圖案的紙板硬封外使用了印有同樣圖案的紙質書衣。

Virginia Woolf, *The Common Reader: Second Series*, The Hogarth Press, 1932。初版，印三千二百冊。正文二七〇頁。原綠布包紙板精裝，Vanessa Bell 白底紅灰雙色一女子坐沙發裏閱讀側影的裝飾書衣。綠布書脊自上而下燙金印書名、作者名及出版社名。此版幾年前曾在巴黎莎士比亞書店購得一冊。紐約的 Harcourt, Brace & Co. 於同年推出了美國初版，書衣圖案相同，只是書名改為 *The Second Common Reader*。多年前亦入藏一冊美國紐約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一九四八年《普通讀者》兩編合訂的精裝初版本，此版印二千五百冊，正文六二七頁。深藍色布包紙板精裝。書脊燙金。書衣用 Vanessa Bell 設計的灰藍色花飾圖案。

Virginia Woolf, *Kew Gardens*, The Hogarth Press, 1927。初版。大開硬紙單面印正文，正文二一

頁。《邱園記事》此版，印五百冊，此冊編號六〇。原棕色底紙板精裝。Vanessa Bell 設計封面及書頁正文邊飾。乳白色書脊自下而上以棕色印書名及作者名。

Virginia Woolf, *Between the Acts*, The Hogarth Press, 1941。初版。正文二五六頁。《幕間》此版，原藍色布包紙板精裝。原 Vanessa Bell 設計黑白雙色花飾書衣。布面書脊自上而下燙金印書名、作者名及出版社名。

Virginia Woolf, *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 The Hogarth Press, 1947。初版。正文一九一頁。《瞬間及其他》此版，原深紅色布包紙板精裝。原 Vanessa Bell 設計淺粉底黑白雙色花飾書衣。布面書脊自上而下燙金印書名、作者名及出版社名。

Virginia Woolf, *Walter Sickert: A Conversation*, The Hogarth Press, 1934。初版。正文二八頁。《沃爾特·西克特》此版，原 Vanessa Bell 設計淺藍色底黑白雙色花飾硬紙封面平裝。

Virginia Woolf, *Reviewing*, The Hogarth Press, 1939。初版。正文三一頁，其中有 Leonard Woolf 的註釋五頁。此版《回顧》，原灰藍色底以粉色印作者名書名封面。平裝本。

Virginia Woolf, *A Letter to a Young Poet*, The

Hogarth Press, 1932。初版。正文二八頁。此版《給年輕詩人的一封信簡》，原 John Banting 設計、白色底黑綠雙色右手握筆書寫的封面。平裝本。伍爾夫寫給 John Lehmann 的此信先期發表於《耶魯評論》。

Izaak Walton, *The Complete Angler*, London: John Major, 1823。二分之一棕色摩洛哥皮包大理石紋紙板精裝。六格竹節書脊。第一、五、六格內印燙金花飾。第二格內燙金印書名。第三格內燙金印魚、魚叉及魚簍圖案。第四格內燙金印兩位作者名。大理石紋蝴蝶頁。書頁金頂，毛邊。細條紅色絲綢書籤。插圖多幀：木刻七十七幀，銅板蝕刻十四幀。沃爾頓的《釣客清話》乃浮躁人生的“習靜”(study to be quiet)寶典。三十年來，我已入藏不同插圖版本數冊。此版書題中用“complete”一詞而非通常的十六世紀拼法“compleat”，罕見。

Anna Brownell Jameson, *Sacred and Legendary Art*,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2-74。第三版。全紅色摩洛哥皮燙金花飾精裝。大理石紋蝴蝶頁。封面內蝴蝶頁正中貼藏家 G. R. Nicolaus 書票一幀。六卷。書頁三邊燙金。六格竹節書脊。第二第三格燙金印書名及作者名。其餘燙金印花飾。封面封底燙金印四朵菱形花飾把角的三

線裝飾框。此皇皇六卷巨編為英國作家、女權主義者、藝術史家 Jameson 女士基督教藝術研究的代表作。全編收著作四部：*Sacred and Legendary Art*（《美術中的天使及聖徒》，初版於一八四八年）；*Legends of the Monastic Orders*（《美術中的隱修會諸派》，初版於一八五〇年）；*Legends of the Madonna*（《美術中的聖母瑪利亞》，初版於一八五二年）；*The History of Our Lord*（《美術中的主基督的歷史》，初版於一八六四年）。第四部，作者生前未及完成，身後由其好友、倫敦國家美術館館長 Eastlake 伯爵的夫人 Elizabeth Rigby 女士續完。難得的是，此巨編配有大量插圖和蝕刻版畫，而這些插圖、版畫大半出自作者之手。

六月三十日星期二 牛津

悶熱。上午九時入寬街北側的“威斯頓圖書館”（The Weston Library）閱覽。此館建築中心呈四方形，完成於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可入藏五百萬冊典籍。對應於“舊館”（the Old Library）“飽蠹樓”而稱為“新館”（the New Library）的“威斯頓館”主要收藏原存於“飽蠹樓”及其南面巴羅克風的圖書館“拉德克利夫圓樓”（the Radcliffe Camera）等處的手抄與印刷典籍珍本。

下午二時，在學院老餐廳看特為安排的館藏古書展。第一次可以親手觸摸翻看活過數百個歲月的老書籍和老書頁，恍然如在夢中。人間文字珍寶，牛津藏得太多太多。也許正因如此，牛津才展現出願與人類慷慨分享的大氣度。其實，馬修·阿諾德當年早已精確揭示了牛津大氣度的本質：它所致力澆灌和培植的乃是牛津人不懈追求美與甜蜜的大情愫（this our sentiment for beauty and sweetness）。

眼界大開。記錄幾冊難忘的。

一、“搖籃本”（incunabula）。簡言之，一千五百年以前印刷的古籍統稱“搖籃本”。所觀之冊為一四七四年拉丁文大開本，每頁雙欄，每欄三十五至三十八行，每行容字母三十個前後。書頁天頭地腳書口留白甚寬，天頭二分之一欄寬，書口欄寬，地腳二分之一欄寬。紅藍兩色手繪底襯淺棕色圖案的首字母，每段文字起首空白處均標以紅藍兩色提示符。五百四十餘年後，顏色的鮮麗依然醒目。有趣的是，見書口三四處留下書蟲啃噬的勻整小洞，洞深達二十餘張書頁厚。

二、一五五一年印製的一冊大開本。其硬封內裏用印刷商舊拉丁文書籍廢棄殘頁糊製，節省成本兼廢物利用。看來四百多年前，也許更早，已有了“回收”的實踐。

三、一五五二年拉法對照版《新約》。大開本。厚近三分之一寸的棕色木板封面封底上，燙金壓印浮凸圖案，圖案佔據幾乎整版面。木板硬封右側上下，嵌有兩枚黑色硬鐵片環扣，用以鎖書。此冊美豔，卻厚重得只能置於書桌才翻閱得動。

四、一六一三年版英語欽定本《聖經》(*The King James Bible*)。對開本。四角包銅、中鑲嵌豎菱形銅飾棕色木板封面封底，極厚重。欽定本《聖經》初版一刷於一六一一年，此印應為初版二刷，因兩刷無差異。倫敦王室印刷商 Robert Barker 承印。書頁不印頁碼。正文前附多頁自亞當、夏娃始人物譜系圖。亞當、夏娃受蛇誘惑墮入原罪及死亡一圖，細節生動令人過目難忘。書頁版式迷人，每頁雙欄，每欄單線框，框內文字七十二行。左欄左側和右欄右側各留二分之一寸寬的邊註欄。每章除章首段落內容提示以羅馬字體印刷外，經文正文均以哥特式花體大字印出。章首，飾以正文首/隔段裝飾圖(head-piece)。花飾首字母幅寬，達五至十一行文字之譜。耐心翻閱，欣喜發現《詩篇》(*Psalms*)一卷竟可集中欣賞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中的絕大部分。此版一出，即執英國宗教界與文學界之牛耳。其霸主地位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才為牛

津、劍橋聯合出版的《新英語聖經》所撼動(*The New English Bible*，《新約》，一九六一年；《舊約》，一九七〇年；《舊約》《新約》合訂本，一九七〇年)。史家麥考萊對英語欽定本《聖經》評價頗高，他這樣稱讚說：“假如我們語言寫出的所有其他東西都將消亡，單單憑藉這一部(英語欽定本《聖經》)就足以淋漓盡致地展示出英語全部的美和力量”(If everything else in our language should perish [it] would alone suffice to show the whole extent of its beauty and power)。

五、一六一三年版《希伯來文聖經》。硬牛皮包棕色木板書封。六格竹節書脊。書脊第二格燙金印拉丁文書名 *Biblia Hebraica*；第四格燙金印拉丁文藏者標識 *Librariae Montani*，及卷數 I；其餘諸格壓印橫菱形暗花圖案。正文部分，上排拉丁文下排希伯來文，逐行對照。卷中每章第一個詞前(右側)綴以類首字母花飾圖案，圖案幅寬七行文字(拉/希)上下。

六、一冊書的內封上，哲學家約翰·洛克留下漂亮瀟灑的簽字。

七、詩人柯勒律治在斯賓諾莎拉丁文《書信集·II》(*Epistola II*)第四三五頁留下英文邊批和附貼於此頁註腳下的五行英文批註。

八、一七〇六年出版的大開本拉丁文《葬儀

一覽》。翻到一頁整幅版面的插圖，插圖畫的是一座高拱的墓丘。墓丘表面爬滿野花野草；丘頂長出葉子不太茂盛的兩株矮樹。向上掀起畫着丘前石質基座正中墓碑的半活頁，眼前竟出現了長長的墓穴和墓穴內八具由外向裏一字排去的木乃伊樣的屍體。透視立體。原來，十八世紀初就有了所謂的多層次開/合式“立體書”(pop-up book)。

九、一七三四年倫敦 C. Ackers 印製，從阿拉伯文譯成英文並加評註的《古蘭經》。正文前有 George Sale 洋洋灑灑長導言一篇。書名頁，分三行朱墨雙色印：*The KORAN/Commonly called/The Alcoran of MOHAMMED*。

欣賞過這些驚豔珍品，書癮再被勾起。逛 Blackwell 書店珍本部，購書三種：

一、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Golden Cockerel Press, 1937。初版。對開本。“金小雄雞書坊”此版的彌爾頓《失樂園》僅印兩百冊，其中一百九十五冊用白徹勒手工紙(Batchelor handmade paper)印，此冊編號一三六。白徹勒手工紙是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肯特造紙商 Joseph Batchelor 的名字命名的。此手工紙是英國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紙中精品。其原材使用用的是破碎布料。經白徹勒的特殊工序，出

來的成品古意盎然，紙質厚韌，既宜印刷也宜書寫，可依需求加各式複雜的浮凸圖案，抗氧化性強，耐保存。“凱爾姆斯哥特書坊”、“金小雄雞書坊”等追求品質和品味的個人書坊多青睞此紙。獵得的此冊，朱墨雙色印 Robert Gibbings 設計的木刻美術字裝飾書名頁；Mary Groom 三十八幀木刻文中插圖和正文首/隔段裝飾圖(head-pieces)，毛邊。正文三八〇頁。原二分之一黑色豬皮包大理石紋布面精裝。竹節書脊的凸欄燙金。依照“金小雄雞書坊”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春季書訊預告，原出版設想是，此冊由 Robert Gibbings 獨立設計全部插圖，其藝術風格類似該社 Eric Gill 設計的《四福音書》(*Four Gospels*)和《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成書時卻改用了 Mary Groom 的木刻插圖。Gibbings 僅提供了一幅簡潔到極致卻又力道沛然的書名頁設計。雖有人認為 Mary Groom 的插圖風格與文字版式並非水乳交融，但從手頭的成書看，藝術效果毫不遜色。當年，“金小雄雞書坊”主人 Christopher Sandford 放言：“此書的版式印刷堪稱完美，禁得起任何印書大家對它品頭論足。”

二、*The Homeric Hymn to Aphrodite* (古希臘)佚名：《獻給阿芙洛狄特的荷馬體讚美詩》，Golden Cockerel Press, 1948。初版。小對開本。

“金小雄雞書坊”此版為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士、詩人、古典語文學家 F. L. Lucas 英譯。毛邊。圖文註釋共三十六頁，每頁上半面英文，下半面希臘文。此版朱墨雙色，僅印七百五十冊，其中編號一至一〇〇為特裝本。此冊編號七三三。Mark Severin 獨立完成木刻插圖十三幀及書名頁等其他裝飾圖十一幀。原四分之一白色羊皮(parchment)包深綠色布面精裝。綠色布面的封面正中，燙金印 Severin 設計的頗令人回味的圖案：一裸女，立於豎起的一片巨型蚌殼中，雙手自頭後撩起飄逸長髮。Severin 的情色藏書票名氣頗大，可惜我對搜集藏書票從未燃起興趣。今得此冊，亦可順帶領略此公的情色想像力，知足矣。

三、Gertrude Hermes, *Being Illustrations To Selborne*, Wales: Gwasg Gregynog LTD, 1988。初版。對開本。毛邊。此版僅印二百四十冊，其中編號I-XXV，用澤卡爾仿人工紙(Zerkall mould-made paper)印。澤卡爾(Zerkall)是十六世紀德國狄倫南部鄉間最早的一個造紙坊。一九三〇年，瑞士裔工程師 Gustav Renker 將其買下並擴大改造成現代造紙廠。它用機械滾筒式模具模擬手工製紙原理，製成的紙張，質感與手工紙比幾可亂真，四邊皆毛，可加水印，且紙的紋路多變，或縱橫交錯或呈漣漪狀，纖維的韌性增強，紙張耐

用。二十世紀上半葉，被稱為“澤卡爾仿人工紙”的這種紙張，因質地精良，一時頗為流行。這一名稱甚至成了“優質紙”(fine paper)的代名詞。此版，全皮裝二十五冊；編號一至二〇〇為四分之一布面包褐色、白色相間花飾紙板精裝，書脊燙金，自上而下印畫家名 Gertrude Hermes，書名 *Selborne*。所購此冊編號二八；編號二〇一至二一五，散頁未裝。正文三十頁。六幀整頁版面的木刻圖。Hermes 的木刻原是“Gregynog 書坊”計劃為紀念懷特《色耳彭自然史》出版兩百週年的新版所設計。雄心勃勃的新版因故未出。殊為可惜。命運多舛的英國天才女雕塑家、木刻家赫梅絲一九八三年辭世，這六幀構圖精妙的傑作遂成絕響。

七月一日星期三 牛津

盛夏開始。昨晚，英國友人提醒說，氣象預報今天酷熱將創下牛津歷史紀錄。信然。晨起，洗漱畢，汗水浸濕的襯衫已緊緊貼在身上。以往，即便是盛夏，牛津也多是早晚涼爽。難怪室內不見空調。

上午九時，學院內吃過早餐，步行去牛津大學“飽蠹樓”(the Bodleian Library)閱覽。“飽蠹樓”乃牛津大學“公共圖書館”，是世上最著

名的學術圖書館之一，是學者、書蟲的麥加、耶路撒冷。館藏書籍（手抄典籍與印刷典籍）逾一千一百萬冊。“飽蠹樓”新舊館館藏文獻典籍數量之巨，實歸因於其創建不久，牛津大學一六一〇年即與當時的“倫敦書籍出版經銷同業公會”（Stationers' Company of London）達成協議：凡公會成員所有印品均當免費贈存一份給該館。此協議後經一七一〇年的《安妮法》（*The Statute of Anne*）正式確認，使得“飽蠹樓”成為英國最早的“版權圖書館”（copyright library）之一，直至今日。

自寬街南側拾階而上，過兩排廊柱支起的克萊仁登樓（Clarendon Building）拱門，步入土黃色碎沙石鋪出的克萊仁登方庭（Clarendon Quad），方庭東向的街對面是懸空飛架的“歎息橋”（the Bridge of Sighs）。繼續向南，再穿過一道窄而矮的拱門，就到了“飽蠹樓”正門（the Proscholium）所在的“老學堂”方庭（Old Schools Quad）。“飽蠹樓”正門東向。正門兩側，依次環列着以拉丁文標示的老學堂院室十間，如 Schola Moralis Philosophiae（道德哲學學院）、Schola Grammaticae et Historiae（文法與歷史學院）、Schola Lingvarvm Hebraicae et Graecae（希伯來語與希臘語學院）等。正門前，擔任過牛津大學校長（1617–1630）的培

姆布魯克伯爵（the Earl of Pembroke），一身黑色騎士戎裝的青銅全身塑像矗立在高高基座上，迎着早晨的太陽。

眼前古老的氛圍把我拉回十六世紀，拉回它的締造者、牛津出身的湯瑪斯·包德雷爵士（Sir Thomas Bodley, 1545–1613）所處的時代。

一五五三年十月一日，亨利八世之女、信奉羅馬天主教、下令焚燒了近三百名異端分子、史稱“血腥瑪麗”的瑪麗·都鐸（Mary Tudor）正式登上女王寶座。信奉新教的包德雷之父約翰·包德雷為避迫害，不得不舉家離開英國，流亡日內瓦。在日內瓦，少年包德雷得以拜名師修習希伯來文、希臘文和神學，對近代歐洲語言產生了濃厚興趣。一五五九年一月十五日，信奉新教的伊莉莎白一世登基。該年歲末，包德雷一家終得返回家園，定居倫敦。聰慧的他，十四歲即入牛津莫德林學院。本科畢業後，次年，成為墨頓學院院士。而立之年的包德雷，為一腔報國的政治熱情所驅動，離開墨頓象牙之塔，告別牛津，憑早年打下的堅實歐洲語言基礎，頻頻代表英國出使歐洲諸國。五十五歲後，參透政治的無奈和無聊，他歸隱牛津。然而，撒手國事的歸隱沒能馴服他不安份的個性。政治抱負之火熄滅的灰燼中，再次燃起舊日學術激情的火苗，這火苗藉着

他的財富和想像力，竟清晰地照亮出一座未來世界學術寶庫的宏大藍圖。這藍圖就是一六〇五年近代科學的奠基人弗蘭西斯·培根稱為“拯救學問於滔天洪水中的方舟”（an ark to save learning from deluge）、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求學牛津的錢鍾書傳神戲譯為“飽蠹樓”的包德雷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the Bodleian）。

一五九八年二月，包德雷向牛津大學副校長建言，修繕恢復興建於十四世紀但後來幾遭廢棄的大學總圖書館（university library）。一五九九年，包德雷委任新學院院士、有着同樣新教背景的 Thomas James 擔任第一任館長。一六〇〇年六月修繕竣工。一六〇二年十一月八日，盡顯十五世紀風格品味的“新館”開放。一六〇四年，包德雷封爵。同年，“新館”正式命名為“the Bodleian Library”。一六〇五年，詹姆士一世臨幸“飽蠹樓”。那天，英王饒有興致，在館裏勾留良久，仔細翻閱架上陳列出的手抄典籍和印刷典籍，一時看得興起，當下放話包德雷：“今後凡在王室藏書處看上的任何手抄典籍，均可隨時調進他的圖書館”。老成的包德雷雖受寵若驚卻沒有當真。後來的歷史證明，“飽蠹樓”除得到欽賜的一套英王本人並不高明的著述外，這番慷慨不過是君王興頭上說說而已。臨別，年輕時熱

衷過學問的詹姆士對包德雷袒露心跡：“若不當國王，我願任一大學教席。若不幸淪為階下囚，容我選擇，我甘願囚禁在你的藏書樓，為鐵鍊所縛，就像那些鐵鍊所縛的書”。隨口說出的這幾句話倒像是出自他的內心，因為他自己也知道他用的全部是虛擬語氣。

“飽蠹樓”之所以成為“飽蠹樓”，那是因為包德雷周遊列國的視野在他入藏典籍的標準和品味方面打下了嚴苛學術底色。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一六一三年包德雷辭世後，第一任館長 Thomas James 仍不遺餘力嚴格遵循包德雷定下的規矩：古希臘羅馬作家、基督宗教的早期教父、歐洲國家新教改革家以及他同時代的英國國教神父——只有這些人的著述才有登堂入室的資格。一六二〇年，Thomas James 去職後，詩人彌爾頓的朋友、第二任館長 John Rouse 才把入藏的森嚴大門向英語文獻敞開，莎士比亞等人的文字終於帶着尊嚴開始佔據“飽蠹樓”書架寶貴的一席之地。

遐想中，一陣清脆的銅鈴聲將我喚醒。看看手錶，晚六時五十分。一位中年男圖書館員手搖銅鈴緩緩穿過幾間安靜的閱覽室，提醒七時閉館時間已到。

合上翔實的《飽蠹樓簡史》（Mary Clapin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2015), 抬頭見窗外天光正亮。忽然意識到，剛剛流進兩耳的聲音神奇得有些不可思議。“飽蠹樓”的歷史作證：一樣的天光裏，這清脆的報時銅鈴聲從包德雷時代一響竟響了四百餘年。

七月二日星期四 牛津

上午逛“高街”一〇六號牛津大學出版社書店。書店兩層店面所在的灰樓是建於一三二〇年的“台克里棧”(Tackley's Inn)。這是牛津僅存的幾幢中古學堂(medieval academic hall)之一。

上世紀四十年代，“啞行者”蔣彝倫敦寓所遭到轟炸而來牛津暫避。他在《牛津畫記》(*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 London: Methuen, 1944)題為“五味雜陳”的第四章中，記他的牛津書店“巡禮”，第一個提到的即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它的書店。

敞亮的店內，牛津大學出版社新出的各門類學術著述與文學經典作品系列琳琅滿目。蔣彝當年所仰慕的出版物的高學術標準依舊，他在店內店外見到並心存好奇的英國人“不苟言笑、表情全無的面孔”也依舊，只是難以像他當年那樣，領略到飽學之士身披莊嚴校袍在店外店內隨意攀談了。選了幾冊喬叟、簡·奧斯丁研究專著；選

了十六卷精裝新排學術版《牛津版約翰·多恩佈道文全編》(*The Oxford Edition of the Sermons of John Donne*)已出的第一卷、第三卷；選了精裝新排小開本學術版各一冊：Marjorie Swann 編輯並撰寫十九頁新序的沃爾頓《釣客清話》(二〇一四年初版一刷)和 Anne Secord 編輯並撰寫二十頁新序的懷特《色耳彭自然史》(二〇一三年初版一刷)。店內逗留數小時，攜英國文藝復興著名玄學派詩人、文采斐然的佈道家多恩一眾欣然而歸。

午後，獨自參觀學院正門傳達室對面的本院附屬教堂(the Chapel of 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毫無準備走進陰涼的堂內，驚訝發現不大的空間竟保存着意義非凡的寶藏。

進入寶藏前，先說點有意思的。

這座高尖頂、頂上木梁佈滿雕刻的東西向教堂是一八九三年十月交付給學院使用的。若仔細觀察，會發現此教堂內東西向的設計一反常規：教堂通常設置於東邊的聖壇、聖餐台(altar)，在這裏卻變成入門處雕花精緻的橡木屏風玄關，而堂內橡木製的長條座椅則向西排列直到神職人員和唱詩班人員座席所在處的聖所、高壇(chancel)與聖壇、聖餐台。

那麼，我指的意義非凡的寶藏是甚麼呢？

原來，本院不大的附屬教堂，堂內四周的彩

繪玻璃窗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上聖經人物與其他彩繪圖案和設計均出自拉斐爾前派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和其摯友與搭檔愛德華·伯恩-鍾斯 (Edward Burne-Jones) 之手，且絕大部分是在兩位大藝術家於一八九六年與一八九八年相繼辭世前夕安裝上去的。當然，彩繪玻璃窗的一部分圖畫是他們對自己舊作的複製，在別處大小教堂亦有所見。但即使如此，裝在本院附屬教堂的相同或相近的彩繪圖案，其尺寸均較它處大許多，色彩也更為絢麗。意義非凡者，乃是入門處東窗上伯恩-鍾斯專為本院附屬教堂此窗設計和繪製的三幀“泄光條窗” (lights)：觀者視線中，左右各一幀手執魯特琴的白衣藍翼天使“泄光條窗”夾護着中央三幀三位女神的“泄光條窗”，三女神依次傳達着本院校訓的三個寓意。中央的左幅，紅色背景襯托的是，赤足、穿藍色長袍、面向左側、手持長燭的女神“真理”；中央的中幅，深藍色背景襯托的是，赤足、雙手各捧一羽紅色翅膀、身穿綠面淺藍底長袍、面向正面的女神“自由”；中央的右幅，紅色背景襯托的是，赤足、身穿白底綠袍、面向右側、雙手合十、向上方雲朵祈禱的女神“宗教”（設計時，經院委會研究同意，以現在的雲朵代替相對複雜的白鴿）。

堂內，光影在默默遊移。置身於十九世紀末兩位大藝術家營造的如此神聖美麗的精神磁場，我的心緒無法平復。想想看，兩位志同道合，彼此把人生與藝術信念緊緊絞合在一起，親密合作直到生命停止的那一刻。這樣真摯罕見的情誼本身不就是溫馨動人的一部人性傳奇的珍版書？

當然，任何一個書蠹都會惦記另一部珍版書，那部凝聚了兩人近四十年友情的巔峰之作。

深受紐曼主教宗教思想的啟迪和拉斯金藝術觀念的洗禮，威廉·莫里斯的藝術實踐借助牛津郡以西泰晤士河旁寧靜美麗的鄉村“凱爾姆斯哥特” (Kelmscott) 散發出持續深遠的影響。他的“凱爾姆斯哥特書坊” (the Kelmscott Press) 一八九六年五月八日印製完成的《喬叟作品集》 (*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成為人類印刷典籍的瑰寶。這部象牙色豬皮裝幀，朱墨套印，僅印四百二十五冊的一卷對開本，莫里斯構思設計花了六年。他和伯恩-鍾斯以及為後者用於書中插圖的八十七幀原畫製作木刻雕版的威廉·庫伯 (William Cooper) 精心協作了四年。這部被譽為十九世紀書籍裝幀印刷及版式設計插圖之美無與倫比的“凱爾姆斯哥特版喬叟”，是莫里斯為他的“詩思大師”喬叟奉上的最高敬意。書出版五個月後，一八九六年十月三日，莫里斯辭世並安

葬在養育了他藝術靈感的凱爾姆斯哥特。凱爾姆斯哥特未被俗世侵蝕的古老的美和寧謐收留了他。

也許，莫里斯未曾想到過，他孜孜不倦在設計的工藝品或出版的文字作品中展示出的中世紀的神秘和美極大影響了托爾金和路易斯。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凱爾姆斯哥特的莫里斯，很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指環王》和《納尼亞傳奇》。

對我而言，獵書三十餘載，入藏一冊“凱爾姆斯哥特版喬叟”初版是連想都不敢去想的奢望。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美國康涅狄格州諾沃克(Norwalk)專出皮裝經典的書坊 Easton Press，多年前斥重金推出了真皮、書頁三邊燙金、限數編號的“凱爾姆斯哥特版喬叟”豪華精裝仿真版，此版亦仿原版僅印四百二十五冊。書房裏添了此版編號一六八的一冊卻也能時時撫慰我無法實現的遺憾。況且，機緣巧合，這些年能獵得喬叟著作另一種著名版本已應知足：《喬叟作品集》(*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牛津：莎士比亞頭像書坊(Shakespeare Head Press)一九二八年一二九年初版。對開本。八卷。版式古香古色，字體疏朗大氣。手工紙。毛邊。此版僅印三百七十五套。書中印製的手繪彩色插圖色澤鮮麗，係詩人、畫家賈斯特曼(Hugh Chesterman)參照十五

世紀《坎特伯雷故事》著名抄本——艾理斯米爾抄本(Ellesmere Manuscript)——徒手臨摹的。學者布蘭(A. H. Bullen)一九〇四年在莎士比亞故鄉 Stratford-on-Avon創立的“莎士比亞頭像書坊”，成立之初，步的即是莫里斯藝術追求的足跡。入藏這部亦屬難得的喬叟，算是一個書蠹從異國他鄉對凱爾姆斯哥特的莫里斯默默的致敬吧。

七月三日星期五 牛津

上午涼爽。在寬街散步。西行，見一段路的中央路面不少年輕人身背雙肩包，蹲着用街畫粉筆(pavement chalk/ sidewalk chalk)聚精會神一行行寫字：I must not chalk the pavement。

一名穿交通安全服的男子，邊說邊向路人分發粗大的彩色粉筆。一台新聞攝像機架在附近像是等待採訪他。頗好奇眼前的情景，走上前同該男子攀談，得知近幾天牛津法院正討論裁決取締街頭乞討賣藝的議案。議案一旦通過，街頭藝人、畫家將無法自由沿街賣藝作畫，當然也包括沿街乞討。如有觸犯，要麼受罰一百英鎊，要麼銀鐐入獄。人的監管與人的自由，無論在哪兒，終有不可調和的時候。Chalk a Sidewalk, Go to Jail！這樣的標題會很快成為現實。

街頭繪畫(pavement art/pavement drawing/